



ル 5
3143
11



儿 5
3143
卷 11

縣志卷二十四

翰林院編修孫星衍

偃師縣知縣湯毓倬

同纂

藝文志

唐張九齡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君墓誌

公諱某字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
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為頌始壯厥猷淮水作頽克昌其
後繼跡台袞聯華牧伯君子矧其立言史官襄其行事
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燦粲然宜為冠族乃福某
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

偃師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志

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贈潤州刺史

文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軌傳不作業雅有名器注聞

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節下至於學以知古義

以隨時虛已有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

不害於正感自得之口口口任賢只坐肅勞心行部彼有

因而致此我無為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

州司馬頃之又正名為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

君已重世買臣還郡無於於出綬張既本州是榮於衣

繡公雖作貳我亦為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即有

德也且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師贈太子太師正其

號日加數馬之慎歲有展輪之勤無何即真可謂貴

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屬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究春秋

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於洛陽之陶

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

不享惜老先時在嶺其年冬十一月乙酉合葬於偃師

之某原鄉倚首陽前瞻洛浦豈不取坵之樂並取邢山

之光有子曰吳次曰旻泣血苦塊哀纏於遠日勒銘金

石義協於當時假以斯文為之實錄其詞曰有周之裔

居海之沂緒業惟承德音罔違貽厥謀翼俾其翰飛宜

哉世祀亦曰家肥其泊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

藝文志

能會集作史學匪為人義如在已施於有政譽之柔矣

其雁馴宰邑膺揚佐郡五為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

廡庸乃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其神欺永年禮先遠日

合如防墓開比勝室鶴弔人悲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

山相畢其四文

唐常袞贊善大夫李君墓誌銘

太上立德我咎繇謀之太極至道我老氏明之施於子

孫令開長世盛衣冠於鄉族傳帶礪於侯社西涼有武

昭之謚後魏有姑臧之封祚於我唐親則同姓門則

顯冠於八倫婚姻所仰齊其大也朝會所推勝其長也

其字某某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元道皇朝

十八學士給事中銀青光祿大夫常州刺史祖正基

皇太子舍人父犯肅宗廟諱皇膳部郎中淄州刺史文

章侍從給事黃門官品第三使符至五軍坊司其啟奏

殿柱題其名氏並以博學偉才歷位中外藹然聲問揚

於家邦公體元精之和得大雅之正入出孝悌而蒸蒸

如也恭儉寡過學如不及起詩書之廢疾通古今之訓

注以五經高第冠名大學而四方諸儒多所質疑是時

也元宗在上天下大同分王宗支以崇藩屏高選僚友

必極時俊非阮渾純粹鄭表鑒識徐幹之恬淡寡欲匡

衡之射策甲科則何以處畏懼之地當敬愛之禮故命公叅陝王忠王義王棟王四府藩佐雖天人帝子不出於清禁而井賦田租必摠於朱邸公守以廉介謹均節凡用或有差終不奉教春秋匪懈夙夜在公行之維艱不易其操何止攀小山之柱虛望神仙對西園之月空疲讌賞而已開元中御史大夫李商隱按察東都大男黜陟表公清白尤異特拜朝散大夫尋除右衛率府左郎將遷太子右贊善贊三善之德周禮其難將西率之府晉朝所重風流名士文武兼才輝映崇賢肅肅道素懷止足亟請歸閑至於暮年終不得謝嗚呼道不可

何傷以天寶十四載正月十七日終於東京
政皇之私第享年若干永泰元年二月皇帝以肅宗藩
條清節明著家臣秋實在先志而不忘中尉夜拜嘆流
年之已逝又以子列憲臣光我多士詔贈曹州刺史旌
有德也夫人榮陽鄭氏明粹柔閑配於君子孝敬感於
冬勤儉彰於夜螢先公而終其引蓋殯有子二人長
曰榮終潤州司功次曰挺前監察御史繼夫人榮陽縣
鄭氏輔佐之道宜其家人均養之德愛猶已出有男曰
慶前越州參軍從夫啟南城之邑隨子述東征之賦江
海悠然往歌來哭以大歷三年五月日葬我濟東守於

偃師縣東姑臧公之塋次蓋二夫人祔焉挺慶等性與
純孝幼承訓獎蒸蒸孺慕合葬於防海變山飛銘石不
泯詞曰

我之始祖自高邱兮繼有賢王霸涼州兮冕綬班然乃
公侯兮周之姬姓漢之劉兮卓犖濟陰廣前修兮懷文
摧質能剛柔兮羽陵遺簡誦如流兮介憤單衣從梁遊
兮儲宮端士侍銅樓兮長水校尉鳴鋒騶兮方期告賜
得歸休兮誰謂生涯忽若浮兮先朝宮臣聖眷留兮
命藩守詔書優兮毅也嗣子難也收兮合祔黃泉千載

歌兮 唐文粹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公祖承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
三若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
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審之繼室范陽縣太君
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
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
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
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竒三尺北去首陽
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各物加庶人一等蓋
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與壬甲

可知矣遺奠之祭畢一回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虞備未具時不練與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廩役之賤皆盜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天之厚從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丁歷曰某開故朝議大夫兗州府同知次子唐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子專歷開封府君不唐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魏開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鈞平陽郡司倉參軍呼唐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白太君之手者至於昏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踈濶者或元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杜氏之葬

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
銘曰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
都終天之地享年不久歿而猶視

工部集

唐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
堯舜之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
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
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謡民謳歌頌
詞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檄臺詩

而士之為詩者亦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

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

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戰爭曹
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梁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
揚悲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昔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
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為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
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俳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
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考互書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和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

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者去實效齊梁則不
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
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
奪蘓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言而雜徐庾之流麗盡得
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
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以不能無可無
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
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
束模寫物象及樂府詩歌誠以若肩於子美至若鋪陳
始末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韻

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痛
願未就爾適于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
自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所余為誌
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
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
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
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
書卷石衛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
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

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引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一曰宗武病不能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長慶集

唐崔祐甫有唐東都留守鉅青光祿大夫檢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公贈太子

崔祐甫墓誌銘

十三年歲次戊午九月七日汝南公薨於東都

蓋疾亟不敢沒於居官之禁省理合歸乎私室

故手足歸全而終道也其月之仲旬天子命臣祐甫曰朕之信臣渙沒於東都心悼焉爾往持布帛之賻弔其孤嗚呼其恤哉冬十月臣祐甫將命至洛陽弔其孤以通家之舊敬受託而叙曰繼文武之功造周室者其惟周公乎封於蔣者周公之祚胤也故春秋傳曰魯為蔣邢凡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然則蔣侯其伯禽之弟子其後失邦以所封為氏仁賢繼軌書於方冊其在漢也謂越君賓之風琬賡孔明之政在吳則欽以清節著在

魏則濟以直道聞公之曾祖某建安令王父繪鄭州司
兵參軍德優位薄爲仁由已烈攷挺廷刺史贈揚州大
都督學深志亮敷績於時府君字洪源卽揚州第三子
也天孕粹氣岳降元神陰陽寒暑之度周文質剛柔之
體具焯見儒行深入道源其少也專業詞藻年廿進士
登科歷孝敬廟承扶溝尉左金吾倉曹河南尉右補闕
河南府司錄司議郎攷功吏部二員外郎吏部郎中鴻
臚太府二少卿判東戶司農事給事中温州刺史延王
府司馬吏部郎中給事中太常少卿光祿卿右散騎
待工部侍郎尚書左丞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知東都兵吏部選事享年八十有七制贈太子太師
著文策十卷行於世元宗封泰山公獻賦頌對策上第
故有金吾之授泊丁延州府君憂廬於墓側負土植柏
以毀闢服除有補袞之命諫不時修宏道觀其言甚切
直三爲選部郎仕流伏其清簡爲鴻臚少卿詔送日本
國使夷人以其珍費盈筐篚爲私贈公惟受錢紙一張
塞其意而已復題書而予之當代許其廉也頃祿山肆
逆連陷二京公力屈克威心存奉上蒙塵之所封章羣

達故事平而朝廷嘉尚焉在華州有儉人爲別駕倚廼
天轉日之勢恣睢橫猾前政莫知禁禦公莊以涖之俾
其惕息權臣議於州境興屯田公以地狹人勞興之非
利抗言拒之權臣復諫召公還朝而後叛屯卒無功而
罷時人服其明且正也其居官也屬兩河稱兵東夏震
撓成周之地天下劇危公持重慎固穩如山岳都人賴
以底寧公與兄尚書左丞贈刑部尚書洌少以文行齊
名自舉秀登科出入清貫二難比翼睚矐於時及公爲
左丞刑部已歿公踐昆之位視事之日嗚咽流涕竇無
爲貴宜哉惜其不登台階翊贊明主梁木斯壞邦人
氣索以其年十一月十八日祔葬於偃師縣亳原揚州
府君瑩薄其器用無藏金玉皆公志也子鉢右補闕鎮
太祝自括髮及視窆克窮焉有濬冲長興之盛君子曰
汝南公有後銘曰

詩人頌仲山甫之德柔惠且直孔氏之門人論夫子曰
溫良恭儉讓猗歟大師蹈茲入者邦家之望分正之重
常伯之尊優優布德保此黎元上台虛位礪楫攸存如
侗昊天撤國長垣人間之棄糺纏翩翩大耋之嗟流景
遂昏洛水圓石封茲亳原本集

唐韓愈考功員外郎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
人一其范陽盧君東羨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
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臯者侔故云
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
許以爲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棲筠由工部侍郎
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
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
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自
冠遺詩書與其羣曰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

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
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從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
與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
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遺德君歿訓子女得
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
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
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
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
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

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爾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
 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
 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變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
 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
 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
 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
 州濮陽令父祠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
 父進城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
 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
 二月十日云

文公集

唐韓愈唐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
 有為司尉少卿員刑盧許州刺史者曰景濤之子構累
 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炆為廣
 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塏
 家破時塏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
 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
 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塏既至
 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塏益壯始自別為
 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

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雖數千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因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旣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生男四人曰鑄鉅錄銳女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此邱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士

雙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勿傷其與墳 韓文公集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

常存所以蓋覆其遺亂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
 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
 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而死
 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
 哭弔辭遂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
 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
 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
 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
 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
 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

魏元初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

城西雙堦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

城人世有衣冠祖號順泗州刺史父詠卒蘄州別駕女

四人男一人嬰兒沐也是為銘

韓文公集

唐韓愈與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房故為宦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瑄以德行為相相元宗

肅宗名聲溢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尉家宗族子弟

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元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

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為號州司馬父諱

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

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常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蓋屋令施州刺史丹陽蓋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尙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磨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

其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尹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盡得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旣不獲辭旣助其凡役事退又銘云

韓文公集

唐韓愈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

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亂生皇考諱叔
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
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進士登第
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
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
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
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
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避其至
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
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
一舉成名而素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
統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
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贖告人公始
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
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
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奸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
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
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

羣庠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選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異致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緒寶逃閔朕子襄以再家寶爲壬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下陵遙遙厥緒夫于

人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書孔哀質於幽刻

公集

唐韓愈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天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尙書尙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仲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巷閭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州

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異福建使柳冕交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總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嘆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值冕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專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尙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蕪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

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儷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佑威之公食

祀

韓文公集

唐李勣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備字廷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西門助教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魏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卽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大人憂再期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旣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言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

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
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
相剥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
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畧以疏言憲宗
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卽位鎛遂斥
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
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
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州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
平一愆后族之禍逃官於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
夜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
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興元節度
司空晉公從事次女許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
子淵以五月丙子奏公之喪歸補河南緱氏禮部先公
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
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生平志業
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及十二
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爲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
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
贈工部尙書籌尙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

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公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
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
因家以及於唐神堯順天鄧侯翼扶武烈諫誥五本成
盧攷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蘊位細
慶叢於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處與人有誠名
譽四延震蕩厥聲再惟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
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李文公集
李翱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公墓誌

韓某字盧符宣州刺史元慶集作之曾孫著作任

一將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為馬孺子為之著
聽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為懷州叅軍充四
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二府累轉試
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黜陟使裴伯言謂公堪為諫官
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叅謀召為太子
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身作海東復命授興
元少尹入為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又加
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巳酉寢疾卒公博覽多
藝奕碁居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祇以纂錄自樂為

事撰歷代紀錄類史鳳池錄纂寶折桂錄新羅紀行將
 相別傳及所為文總四百八十八卷年登八十官貳秘
 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穎
 川陳氏贈穎川郡君先公終三十餘年矣有子七人曰
 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第三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
 同曰文約讀書著文有名於進士場曰文輿曰溪郎皆
 琴守家法女五人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志
 以明年二月初葬於偃師從先塋謂翺嘗從於史氏之
 列來請為誌

文苑
典華

杜牧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下邳邢渙思諱奉牧太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而
 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於宣州事吏部沈公
 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
 日夕聞渙思飲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
 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
 賢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讒議并州行事有不合
 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顯并
 州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集作
 以一詞公事宴懽渙思口未言足未至口若不圖牧曰
 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

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今吏部侍郎孔温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為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為賀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告牧以渙思言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為。八牧且以京口所見對後每日詔以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由戶部員外郎出為處州時牧守黃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不稱四五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以歙州牧自池轉睦州相去直西東二百里問來人口口邢君何以為治曰於東轉縣吏冗事繁政不以久必務盡根本牧曰

王籍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

日時飲酒高歌極歡牧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

是以不用繫集作繫慮而不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

何曰嗜彘肉日再食牧凡三致書曰本草言是肉能

補血脈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

官兩手反去背仆於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發舟東

下次於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為官俸

錢事骨肉親友緣集作隨手皆盡盡壯未期病病未期死

今病必死未死得生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

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

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

刺史歙州刺史職為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延

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

案代劉種為制使使鎮魏科集作料軍食賜緋服銀章初

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尙書錄撫安上黨三面征帥大中

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恩恭田主年五十邢氏周公次

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為以兩漢字為太尉子綏

為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為驃騎將軍世宗元孫顯因

居河間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也終於太常邢有河

南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云王晉魏已降皆存官

舉於君也曾祖麟臺生奉天令

大生繼氏承至和君即繼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

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八南陽張氏壽州刺史繼女

男曰懌集作懌温郎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假

縣某鄉某里某原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於樞

本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登刺史才能温

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一旋差以釐數

能窮如集作知賢賢者多夫不肖壽攷誰為聖魁孔不能

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如命何集樊州

唐穆員秘書監致仕穆元堂誌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棄養於東都歸義里私第適寢明年四月嗣子贊伯質員贊奉遷靈座祔曾王父母於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等惟刻石識墓非周孔之訓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命曰禮經三月之事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子自盡之謂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紀述平素貽簡幽明假詞他人不足以屈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魏宣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爲洛陽人突葉王公與魏終五代祖偃師州安陽令贈刺史太常卿高祖宏遠水滸侯節會祖固禮秘書郎祖思恭後州錄事參軍贈光祿少卿致元休相州安陽令贈同州刺史自宜都至般州以淳粹之氣相遺自般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爲王者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地禎祥性得於孝友忠烈生齊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博博聞厚用先王之禮樂節而文之是以外富直道中積至行始厲高節終全盛德宣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命也者似繫一人之謂小子則曰公之道將行時

也將廢時也使我公之得志也天下至公立大道行風
 教厚人倫正天之未俾當時臻乎此也豈繫公之命乎
 蓋天能使公道可奮乎百代而不洽乎當年才可周乎
 萬物而不極於莅所天之不全歟時之不合歟天實申
 一命景城郡鹽山尉在官五年凡七宰旁邑三組郡政
 二介使臣祿山作亂以郡有煮海之富屬城之乘一作衆
 使其黨曰劉道元以假守之公乃糾合同志首倡大義
 梟道元以絕祿山而郡佐畏懦多與公駁史思明統衆
 來寇郡俾公保東光縣拒之思明駭公之才使騎將持
 書通好公立斬其使以徇於邑且封其書於郡郡佐皆
 恐且虞思明之見讐也趣公罷攝公嘗佐懸陟使郡列
 郡與平原守顏公真卿陰圖祿山當亂所以禦之之畫
 至是是管涔管涔以手蹟詣顏公書無他辭曰夫子為衛
 君子六字而已顏公執書感泣卽日以軍師之禮致公
 公之許顏公也以長子屬於母弟曰唯所往苟不絕先
 人之祀吾無累也既而從顏公登埤誓衆以必死與之
 援絕孤城公志愈勵顏公麾下有非公所制者伺公請
 沐中夜迫顏公跳比及於河公方自拔他日顏公詣行
 在所自訟有立者公之力無成者已之咎肅宗嗟嘆以
 璽書徵公且謂顏公曰由廷尉評以諫議大夫待之既

至會顏公以言事忤旨其議遂寢上元乾元之間累官
史府尚書省分王命於河南征鎮之軍僅十餘帥憑勳
恃寵乘國艱危自以不叛爲文靡顧文法公以至誠格
之大順激之清明律之由公徵令者相率如響元帥李
光弼將受於上屢奸於公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口宣
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至理折其口
義勝其心泄其愠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爲
一二宰臣話之至於嘆息於時周鄭路塞東南貢賦之
有入漕江漢轉商山招擇文武全才以守夏口我於是
有專城連率之寄金紫紫綬之寵詔書下曰百城
清風苑翔甘雨隨灑荆楚吳蜀之富替月傾之俄封
江東淮西對境厥帥董秦多俾腹心爲其津成拉甫旅
斷中流畏公明威拱手如楛舟楫上下如行其家萬里
來臻若赴於市部有酷吏姻連勳臣敢爲貪狼靡所畏
且公糾發罪暴之於朝且以鞭朴懲其侮慢我於是
有舟楫之咎勳臣故也居五稔有詔徵入率復臺省大
歷七年淮南旱和州以師旅後瘡痍深慎選良牧用膺
明命親入如子理事如醫居一閩人忘其傷又一閩人
忘其化無何受代代者肩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額泊卽
日所授數上聞是時兵興二十年矣異日版籍百無一

存代宗震驚以為亡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屬以
 徵發之弊杭於刺舉之司既而代至則不知代者之指
 斐然歟將有為歟贊守闕公寬三歲聞徹降而御史即
 州訊問則公初年季年戶增數倍使者還報自今上龍
 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授善唐書
本作奉
 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埃塵其明如此
 官坊養德優游卒歲每台輔易位宜以舉直錯枉或曰
 公卿缺員會議所屬以中外之望必集於公而前後宰
 政幸以不附離之見憚故久滯於坎公嘗自卜進退以
 深識為元龜且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

於退乎然默然有浩歸之志凡謝病垂滿十旬而時議
 迫臨公坐充塞不得已而起者三泚之亂公方杜門請
 急出無車馬假乘於故人太子少師韋公倫棄家逃汴
 出城信宿方審予所在而奔焉轉秘書少監右庶子錄
 奉天興元之勤也大駕還宮百官復位公曰可以行吾
 志矣移疾罷免東歸吾土陵疑後五年就加秘書監致
 仕遂公之志也攷樂於灑洛之上卜勝於北山之陽良
 辰暇日盡四時之賞以仁自富以道自貴以孝慈為稼
 穡以友愛為墳簞十年春喟然手疏述麟德中高宗天
 皇大帝詔問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為家令賜諸子

諸婦人各一通贊等暨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
也是年秋違裕冬棄背壽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
同稟至性有高世之德公率太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
於神明公之教育成人者高祖曾祖兄弟洎孤甥姪與
贊等所以威以勸之慈以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姻
僮僕不知所以別焉性嗜讀書無學不綜經窮入室之
與史精歷代之博非聖人之教道則知而不言每語及
三代損益以逮於國朝典故莫非成誦聞者退徵於
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爲卿大夫語其世代蓋經
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遠也仕四朝更三紀歷官二千
免由之善與人交始不以口口合終不以生死異譽
王事歷佐權臣入於朋家之門雖周鄭交惡田寶奪移
彼不我疑我不彼貳嘗宴居誨羣子曰吾聞君子之事
親也養志爲大吾之志也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枉
其道日以三牲五鼎充吾庖非養也苟繼吾志或承患
難則義重於生宜從其重焉贊等祇荷嚴訓仕於天朝
贊以御史中丞質以右補闕皆以守職不避強禦並罹
譴逐員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賞
以監察御史叫帝闕解兄難迭逢困厄公申誠曰先王

之道洎爾友朋之讖及吾異日之訓爾無虧焉教子者
 教之以義方不聞以諂爾其勉之贊等永惟古人有欲
 養不待之痛公高尙不事侍養十年而贊等官薄命音
 不自拯於不才不孝之分內乏擊鮮之獻外貽非疾之
 憂是以上天明神罰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有
 不敢不能贊等伏念為公之嗣且太夫人在堂是則不
 敢負不肖不逮於義劣不能死荒不及文哀舉大端永

閻幽宅

文苑
英華

唐穆員秘書監穆公夫人裴氏元堂誌

員不夭不死先公棄背追先王制禮免喪五月太夫人
 河東郡太夫人以貞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遘
 不孝不滅以及龜筮遠期十月二十一日孤子贊洎贊
 員賞奉遷靈座自東都歸義里私第正寢歸於偃師首
 陽山北原先公之居第三子員伏念常稟慈訓撰述前
 誌當時實聞不忍聞之命俾繼斯文不敢不茹血吐迷
 粗舉大畧裴氏自漢魏以還蓋為天下著姓外族之於
 本宗也若泉有源山有峰披圖按牒可明徵矣五代祖
 諱鴻琳周易郡太守高祖諱客兒隋長平丞曾祖諱文
 行皇朝并州石芝縣丞祖諱元度絳州絳縣令父諱翔
 魏州朝城縣令世以懿德令名清風和氣昭穆授受宜

於家邦太夫人則朝城府君之季女也淳仁如天博厚
 如地精識如神中節如時少喪怙恃長於季母諸姑以
 孝友誠明俾見懿慈有天性之答所至家政輒聞我於
 未成人之年洎有行君子作配盛德移內則之美盡家
 人之義居上齊下視人以身主祭祀以心為馨香事賓
 客以手集中饋先公尼於未濟困於屢空太夫人以樂
 道為貴肥家為富先公初仕河朔路難平原太夫人以
 勤儉成清白誠義佐名節先公出入崇貴間逢遷黜太
 夫人居常以天不假易自驚集作處否以泰道自安先
 公直道高義不容於時剝落當年優遊晚暮太夫人始
 則以不磷不淄何憂何懼為韋弦焉中則以不容何
 然後見君子為頃箴焉終則以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為
 孝慈焉先公孝以立家仁以合族太夫人輔佐之德達
 於神明員伯姑元夫人高明純至不幸早孀太夫人就
 養於堂服勤以力視色先意主於無違伯姑嘗顧小子
 同氣曰吾歸爾家安爾母也自忘孤寡自忘長老嘻
 嘻然如未笄之初承歡於父母之前夜夢吾先君則為
 爾父夜夢吾先夫人則為爾母豈爾父母乃吾宿世之
 父母乎不然何迷我心靈發於夢寐者三十年如此中
 外孤幼以先公之祿為待哺待絮者其來如歸太夫人

所以衣服飲食之蓋有竭無倦有不足無不均有孤孀老幼之先無親疎厚薄之別若乃甥姪羣從之衆賢愚恭狠之差太夫人用不愠不校不欺不伐積爲至德以嫗煦之不違直心而曲順其理不越中制而各厚其宜是故寢我無私有常之化者歸我懷我如服天地豈無忤戾之性多言之口不忍以造次幽默遷焉員三從叔寂感太夫人少長子愛之慈以爲生成罔極之重及壯納室則先請於女氏之介曰吾嫂吾母也苟能服事如姑則爲某妻不者則否女氏許諾然後贊幣行焉太夫人自痛早孤終鮮兄弟惟周公蓋和仲尼合葬之事亦先公曰終雖故鄉世乏喬木洛瀉中土首陽塚也將奉先人於北原卜隣舅姑吾與公存沒之志也命是子行之本族凋落蒸嘗殆曠鞠孤兒子以涕泣教之使學古人官承家主祭乃至宗從之祀興廢繼絕繫太夫人是賴者非一先公享懸車之榮太夫人受偕老之福河洛安宅京師就養板輿所至讎一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冠蓋盈門當時七族以爲榮羨晚年學道於聖善寺法疑大師所授方任一等則家政也忍辱慈悲則素行也真如正覺則天性也皆異積舊習彼於德施盡大師之法吾無得焉贊筮一事守官世道多

故太夫人以為苟不虧先王先公之一則義在不辱是為無忝未始見責而姑勉之祿俸但養不給於家之經費太夫人每顧念有一饑一寒者則為之不飫不煖其遇窮獨無告不獲其所輒心體以之不康是以甘旨輕鮮之獻未嘗以尊高自異常有汲汲不足之患而不患焉初太夫人之從先公也公方褐衣家無數口太夫人以繁祉元福阜興德門男女為人父母為人大父母為人師者七第二女故安國寺尼嘗為人師內外家洎曾孫四十有三先公洎諸子之祿者五十一政主者王祀者五十一

七十四封河東縣石九公故也河東郡太夫人贊

列郡啟封為妻為母論者以兼命斯貴同時難之然

天下公議稱先公位不稱德雅知以者亦謂贊等命不

時而太夫人五福百壽之徵蓋上有所不充下有所

未極贊質員賞皆自痛欲養欲報各孤其分號天訴天

天不我聞伏念昔罹荼毒備承至以以為殺身無逮揚

名有補忍死為重狗情則輕歟獨作苟至不敢自滅

謹哀篡至德密行之可傳者勒之貞石以永厚地嗚呼

蒼天唐文粹

唐穆員河南兵曹元公墓誌銘

公諱盛字某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十二代孫皇金

紫光祿大夫司膳卿汝陽公善應之曾孫集州司馬崇
 敏之孫處士履清之季子生五十九年官歷憲府法
 寺宰邑掾京者十政以貞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卒於
 東都綏福里第十月四日孀妻孤女奉喪歸葬於偃師
 首陽山之北原嗚呼哀哉公忠竭於事上孝終於報親
 許與諾著於氣類其涖官也剛決堅利致用如金易入
 之所難取人之所畏累佐戎府步神州肅肅弱儀方
 漸於陸何年官半而不知者命迫焉初處士府君之
 逝也公二兄孟幼仲嬰公方孕太夫人則我伯姑承歸
 於我惟是內外同氣兄無常弟弟無常兄入學過庭

三紀既而從官方

小異門孟仲早落公終養焉嗚呼

伯姑深仁如天高門隣古昔有三子今無一孫終終

被養與善焉在仁人祀奄焉忽諸夫人河東柳氏從

公致養奉公歸祔存成公之志賢乎哉女子藐爾未

笄歎然主奠聞者悲公方大漸以埏埴之銘見託何

以為報哀而不文銘

歸全舊近列侍先人者知當樂無知返真文苑英華

唐穆員裴處士墓誌

唐貞元四年春正月日太夫人惟杜氏西階之事命長
 子贊咨於家君習於小筮展孝思於罔極抒孔懷於同

氣躬備如新之庶物泊一日二人之具授從父之弟湊
浮舟於河啟殯於淇二月癸巳舅氏奉我外王父朝城
府君王母豐縣君劉氏泊伯舅之喪至自衛先是卜兆
於偃師首陽山之北原壬寅遷朝城豐君歸於貞宅伯
舅禘焉伯舅諱浩字某呈朝并州石芝縣丞文行曾孫
絳縣令元度孫魏州朝城令翊之第二子也孝弟篤實
可移於事君肅恭信順可施於有政行成於進而名未
之歸學優於用而祿未之及天寶末天下亂藏於衛州
之別墅昏氛四塞豺虎相猜行無所從退迫至噬噉
不壽發疾而終時至德三年二月三日春秋三十有五

人京兆韋氏學未竟也孤孫走逃鋒刃保朝夕之未
而踰月之禮蓋闕乃以其所殯焉我慈親念其魂之
靡託者心不忘痛永言其與大事俱世道多故坎墮
未集嗣子佐餘力能學其章而文仕潤州叅軍杭州司
田越在東南計之靡及八人後元年棄養於潤州官舍
將謀同穴蓋時趣道遠其佑之不至且俟佐焉然則夫
人之家聲美行請讓於不者之誌銘曰
嗚呼沒而無知也盡我慈親之情成爾孝子之志而已
矣如有知也父母與之相見泉隨其樂融融其樂洩洩
彼美家室昔如琴瑟今年令嗣補元堂使我長夜觀白

日英苑

宋范祖禹朱給事墓銘

公諱光庭字公拔河陰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宋氏崇國太夫人李太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鄂縣簿張山甫主武以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為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為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宅邑歛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答一人而輸以

是國權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繼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問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都會事多倚公以辨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嶽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

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
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
論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
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
啟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
錫士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
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
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祀河北饑遣
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
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
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具
言曰食上蔬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
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
爲中劉丞相掣罷政守郟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
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
丑晦以疾卒於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
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
間言爲人端方厚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
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
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給粟五

月而止民無菜色在路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
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
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
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
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
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
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黃育惟恐不及見不
善如避水火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
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
列爵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
太夫人君子純之假承務節其年五男葬公復師先學之
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與慎獨靡有作
學之強王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
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則史愈久而光祈村之

原前洛後邨永固其藏

范太史集

宋李籲劉博士墓誌銘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
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
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

嚴叟左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
春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太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
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疾甚請外未報
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
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
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
祖諱舜卿尙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君
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
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擊
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
湘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
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而
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
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口
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
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
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
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
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
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爾集有一夫

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
終其去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
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
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
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
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賢
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概可見惜乎朝廷方知而用
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時及於物者固未
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贖之
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十中村北邙原先塋之
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壯持論不
苟合躓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嘗悶時正心端坐
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
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
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尙以例
類質於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啟手足自盥醮
禮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
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
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繹
乙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鳴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温温淳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明張其平湖廣衛州太守六一蘭公墓銘

邛之陽可以埋君骨而不可以埋君之耿光君之靈爲萊公竹爲召伯棠爲疾風勁草爲紫電清霜事業一生了姓字萬古揚後之作者其仰止於斯爾有所景行

王錫隱君慎省張公及元配李孺人墓銘

龍不天飛而泥蟠公之數適值其奇也鳳彩九苞而耀五色公之才殊擅其尤也滋喬木之芳而裕蘭桂之瑞公之家乘洵式昭其盛也而萃坤貞以承乾懋鴻光之令德室家之壺也宜爾子孫繩繩兮艾爾後也於都哉佳城之毓秀只其藏也悠而吉

國朝蘭挺達贈戶科左給事中蘭公墓銘

身可隱也而道不可隱也惟潛惟伏幽而彌馨也骨可藏也而德不可藏也斯仰斯倣久而彌光也不爵而貴不富而榮不耀而章不殖而崇於惟我公其不愧千古

之真儒而無愧於此銘

國朝閩廷謨贈國子監助教張孝揚墓銘

厚積深蓄文斯豐矣而亦未始裔於週亢宗振闕嗣斯長矣而亦未始短於齡高山其剝修柏其柯中有幽宅萬古峩峩神保艾爾受福孔多

國朝李天馥吏科都給事中東崖蘭公墓銘

江海其才風霜其節倬彼台垣爲天喉舌抗疏而進投幼而歸守道知幾舍公其誰牛眠伊何北邙之麓山水竦峙松楸菁鬱振振繩繩永綏後祿

後周口中孚縵氏縣勅留少姨廟碑記

平澤風皇教徧於遐邇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逢邱格白環之贄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燾之洪鈞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與時有縣尹彭城劉君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彝名家台榭令族竒姿碩德爲時所稱莫不宏其學以潤之高其才以文之隆其禮以飭之敦其信以成之製錦爲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泊以清白不容權政猜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以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馱之足淹社稷

之才也先蒞伊陽次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
敷德意以董逋逃除暴慢以恤惇黎示好惡以平獄訟
下車而民受其賜莅事而吏服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
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乾乾萬幾孜孜庶政憫下
民之罹虐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聽
明正道以福及民者則可以受享宗禋或妖回魘魅以
禍徇人者則可以特加剪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
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啟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
神道靈應備於嵩少二室及本廟碑表載之矣斯不復
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祠之焉誠彰伎之行宮復舊
繼權穹崇而特起丹雘照灼以相鮮杏邈虹梁
繼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俾天立之形風來而蕙帳
香生雨至而晴軒翠滿巋然妙績迴躡神臯輪焉奐焉
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敬由是興
禱之者福由是積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時羞絲竹陶
龍庭階而遽陳商角是歲四時序風雨順生植暢田疇
闢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作景福以助太和
猗歎人之禱既如斯神之應又如此於是下以利之事
達於上上以留之義令於下班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
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俱闕獲永薦奠得壯祠宮潔以祈

恩馳特牲而可進固夫層構任達意以類移邑人牛敬
賚等欲示後生宜刊貞石乃爲見記俾述斯文中孚學
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祭
之毫豈敢繁言庶存實錄

宋張挺浮邱公廟靈泉記

政和四年五月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太子子晉吹笙之地也
子晉受道於浮邱公公接仙去距山不遠遺冢具在民
俗呼爲浮邱藏劍之所卽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道周
更爲立廟里民歲時以昭祈報逮政和三年夏六月有
泉出庭下澄澈如鑑醴甘過飴映帶清流人初易之僞
者輒死衆乃驚悟始識爲功德福水病者請
飲之卽愈於是相與謀鑿以文輓疏爲方沼藻飾丹雘
祈響雲來洪惟永安授邑肇自大宋聖祖弓劍所闕而
崧高之嶽作鎮中土介邑之間真仙所宅靈顯輩出宜
有福澤惠施於民稽攷傳紀實去國之祥比年而來朝
廷清明百度修舉綜名覈實禮制樂成海晏河清芝朮
並秀木石薦祉元善竒功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由皇
天眷祐上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顧不偉與而儒
學之士競爲詞章揄揚盛事備諸聲詩以薦清廟實惟
時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苴之殫載挺雖不才

承之州縣睹茲嘉會歌詠聖德矧臣子之職敢以菲陋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其辭曰

崧山之陽複岫重岡山維緱氏作製其旁蒸爲卿雲舒成景光仙聖之宅其神無方在昔帝子系自周王浮邱挹袖絳闕扶將夜月吹笙乘雲帝鄉鶴馭莫返風塵篁遺宮廟食寶劍珍藏後千餘年醴泉其唐蠲痼瘼起痼愈疴惟神之惠表國之祥帝德廣運修明馨香不愛寶天錫會昌年穀順成降福穰穰本支百世萬無疆如山之崇如泉之長小臣作頌德音不忘

登元好問御史程君墓碑

并銘

中統七年七月

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廣大父總質直尚義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姻喪葬不能給者亦助力焉父德元自少飲食儉約嘗與衆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以君貴封爲少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孝友仁讓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判官次日雷由武弁起家官懷遠大將軍行軍副統制君其第三子也天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總角時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郎太和中

及壯授臨洮府司隸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遷西路招
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綱榜詞賦進士
乙科授偃師主簿宣宗幸沙梁入爲尙書省令史時宰
相知其可用特拔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
監支納官興定初選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
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
幸勿擾便得盡厥力尹諾之旣莅任事無大小率自負
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
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
役興則無來歲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邳民事果集雖
之軍興吾不辭也使若怒而去君力畢農種運糧亦如
期而辦行院乃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
罪也旣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
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
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卽劾奏平
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旨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
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賄賂妄進退
官吏縱容奴隸侵漁小民名爲和市實爲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書奏
宣諭御史臺震敢言如此他御史不當如是耶且降嚴

綸切責荆王出內府以償物值勅司馬杖大奴之不
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爲之斂手東方歲饑僅盜賊蠶起
特旨以君攝治中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
萬碩賑徐邳君經畫饋道十里一置驛羅弓矢以防寇
盜具斧斤以完器用儲藥餌以起疾病歡助藉以通留
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饑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
糴爲賑贍計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司
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司奏君爲行部官詔再往
徐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女民徐璋捏搆飛語訟
君於臺請相知其誣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

徐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女民徐璋捏搆飛語訟君於臺請相知其誣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

藥王子玉論旨推問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
職有舉無舉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
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諷大理寺御史言天
下事所在皆部民孰敢執之君用是竟罷官君泰然自
處殊無已仕之愠聚書誦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
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
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少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
先君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四弟皆補君廕頤監西木
場晉監楨州稅務恒監緱氏酒務外宣授招撫使以是

年十月二十有七日舉君之柩附於金昌府芝田縣官
庄里少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爲難盡其才重爲
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朝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
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共嘆雖然地
遠而位卑身微而言慙乃以一御史犯強王之怒卒使
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信眉高談亦可以無
愧於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之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媮媚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
難孰繳訐而不瘥橫潰我障剛瘳我詞鍊心成補天之
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
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崧有水維河程君
之錫永世不磨元道山集
元宋湜重修宣聖廟記

衛有三臺昔成湯所都西臺之地今爲河南屬邑蓋武
王伐紂築城於此息偃戎師後置縣事因名曰偃師自
昔文物爲盛舊有廟學歸然奈歲滋久未免爲風雨所
蔽延祐丙辰秋八月東里賈侯源甫來尹是邑下車之
初恭謁先聖廟周視堂宇壞楠腐翹懼弗稱崇尙顧謂
僚屬曰仰惟吾夫子有功德於民萬世王祀報其本宜
未艾也况聖天子軫念元元思賢求治興學校設科舉

作養人才以厚風教將俾日月所暨宣布德澤者乎於是自達魯花赤名哈荅兒進義主簿李將仕相與從事者割俸金鳩材庇工經費物色以邑之好事者劉時董其役經始於延祐丁巳正月壬寅曰殿曰廡曰門缺者補之漏者完之摧者易之漫漶者飾之以楹計之十有六創建講堂東西二齋以楹計之有九兩廡中七十子繪像具焉落成於三月甲辰內樹佳木外繞崇墉作楹星門以臨通衢廟貌儼雅煥然一新湜也承乏學職請記始末文諸石湜固不得而辭也初侯之營度也役不殫民勞於阜隸非明敏過人之才曷克爾哉侯之政

治於人心百姓歌舞之蓋治化之所及也學校乃王政所先風化本源人材所自出之地所讀者聖賢之書所守者綱常倫理推之天下既和且平非雕章繪句之流闕靡誇多希世取寵爲事者苟不深祖吾聖賢詩書禮樂之教萬理不根於心見利忘義非吾所謂學也是邦也先有緱山先生致政居鄉里學者從之游薰其德而才雋者較之他邦未嘗不以爲稱首侯又能張大之將見西亳風俗之美聞於天下非侯激勸之有方面誰與歸

元陳思忠偃師伯王輔嗣墓碑記

元統甲戌十月

儀封時公希顏假令偃師之明年治政聿新百廢且舉
暇日謁境內前賢瑩域雖遺蹟可攷者莫能確指其實
惟邑城東距三里有塚巍而大直其南一百餘步當道
途北故石表在焉已顛仆斷缺辨其文識其爲王輔嗣
先生墓乃大金忠顯校尉行河南府偃師縣主簿兼尉
鮮于淵所立時明皇四年八月望日也公視之懼又漫
滅卽謀諸僚宋易貞珉勒示悠遠監縣唐元反判簿和
尙典籤童應琪同聲憇憇不日而成之先生諱弼輔嗣
其字也初與鍾會並知名好論儒道才辭辨逸家於山
陽因何晏薦爲尙書郎一時名流咸異其精達年二十
四卒嘗註老子尤專易學列象象立訓詁探微索隱文
旨幽遠其書顯行於世思是封偃師伯從祀夫子廟今
時公復刊著姓字標其址隴俾世景行先哲者知所聳
敬云

明李瀚伊尹墓碑陰記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挺立乎兩間遯世無悶出而有爲
才德足以開國成務致君澤民匡輔嗣君弗墜厥緒所
謂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萬世開太平者其惟阿
衡伊尹乎嗚呼尹雖已往表而出之名鏤玉牒道載於
經固無容贅辭也然而瑩域歷世踰久石表無存人有

罕能知者在所表而出之偃師縣爲今河南府之屬邑
邑西十里曰尸鄉伊尹墓在焉按書商立政三亳史記
正義曰偃師縣西南五里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卽放
太甲處也寰宇記云湯都南亳在宋州穀城縣今廢按
宋州卽今歸德州今有穀熟店皇甫謐曰湯居亳與葛
爲隣今之寧陵縣有葛鄉睢州攷城縣有北亳城是爲
北亳師古曰皇甫之說不經愚按寰宇記所云與謐之
說亦皆有理然以書攷之盤庚自耿復遷於亳作書有
曰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鄭氏曰偃師東成皐
南轅轅西降谷北依邳山故曰適於山也且商人歷世
十而都凡五遷皆由河決之患今歸睢之地雖有
地迺平地迺野有河無山盤庚未必欲復遷於彼則湯
築之後定都西亳明矣又按圖志云伊尹旣沒沃丁
以三公禮葬於西亳西北十里今云去田橫墓二百步
愚因公由偃師過孟津道經墓下詢諸鄉老里有王文
者諡曰文自父祖居尸鄉識此爲伊尹墓國初鄉先生
程彥魯輩攷實載之圖經蓋文仕國朝二十餘年今以
老謝政歸誠不妄人也且墓西有田橫塚相去僅二百
步徵諸此而益信嗚呼人之生而有死譬猶旦之有夜
也尹以事君之誠發爲事業炳若日星充塞宇宙不隨

時而化不易世而泯雖一抔之土百世之下猶使人仰之若泰山然豈人力所能致哉蓋大公至正之心有以啟夫天理民彝故也矧先聖先賢陵墓載籍漫滅爰立貞珉鏤著姓氏且勒其事於筆俾後人知所敬慕云
□□□重修文廟記

偃師縣有先聖廟久矣然國初至於今蓋有百餘年其廟與學不能無壞壞則輒有重修焉比年以來又且壞蠡邑張侯適來知縣事始謁廟卽環視興嘆以重修爲已任第筮仕政未洽於上下庶事未遑克舉越數年政洽民和且歲豐乃謀諸僚佐高全等及師生耆老舉其以予有斯文之舊預走書請記而謹卜成化庚子九月之吉起工始先聖廟而後學宮亦次第宜也材善工良民樂趨事越明年二月廟成自大成殿而下東西二廡構星并戟二門文昌祠以及齋房廬舍皆煥然一新曩侯以是月吉日率僚佐師生方將有事於學而當道者薦其才堪京任徵書且至矣予惟古者列國各有學以釋奠先聖先儒各以其國之產乃合祭於隣國所謂先聖先儒者無定名自唐而下始以孔子爲先聖顏曾而下爲先儒及我明統一海宇設學徧於天下而釋奠先聖遂定祀孔子焉蓋孔子生春秋時雖未嘗一得志

天下然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之道悉在焉道之所在政教之所由行剛常之所由立是故萬世後上而朝廷下至於一郡一邑凡有與乎政教綱常之責者不可一日而或違也張侯初試爲縣能首以釋奠之廟可謂知所先務矣而偃師古都會地歷漢唐宋多名流宋有若朱公揆李端伯者尤得伊洛之傳其流風緒言具在夫使後之學者瞻禮新廟之餘能因之感發興起以窺夫子之門牆而上泝堯舜以來所傳之道俾真有得異日人材輩出爲名鄉爲鉅儒仰禋衣國家之政教則是舉也不爲小補矣乃若區區從事於藝文之末徒應故事爲盡禮是豈設學立廟之初意哉張侯名貫字之成化己未進士在偃師甫三載而其餘政事可稱者尙多其請余蓋兼記學而獨爲之記廟特據其已成者言也使繼張侯而令余邑者能成張侯之志併其學而新焉予更當濡筆爲記之

王冕修城禦寇記

偃師古西亳之地周武除受息兵於此迄今沿襲名縣伊洛環於南邨山峙其後東邇成臯之隰西連函谷之固
固有城旣圯且夷正德庚午羣盜猖擾起直隸山東入江淮以及河南凡城所不完者皆陷河南僉憲翟公諱

敬字某山西猗氏著姓由名進士出守直隸大倉州惠政感民民建生祠至今頌之以績書最遷今職又能據所蘊以扶持風紀肅清憲度凡所按歷鋤強扶弱興利起廢枯槁爲之回春而鯀鯨狐狸不能肆其嗥舞也緣時寇擾切以城不完爲懼寇不息爲憂民不安爲慮出巡郡邑凡城有所不完必躬率修之辛未秋按偃師視其城四圍圯夷殆甚乃面諭官屬親書以修築之制各慎事無怠而知縣朱璟縣丞劉傑主簿劉鑾典史羅在信欽若時命卽卜日興工而修築惟亟城高增故一丈厚增故丈餘池下廣深之數如之四門作弔橋以嚴蔽關四圍起危樓以望內外仍委官積草儲糧練民兵修器械以備自其年秋至冬訖工聞寇逼近明年正月元日復按偃師登城相之以攷其完百務旣比猶慮中原久平民有生長不識兵革者知悉寇情狡猾譎詐情狀百端乃召官屬士民誠諭愷切相與設法指以防禦之嚴催促負運磚石陳列兵械上城分守旣而躬親點閱叮嚀告戒必人齊勢振度寇出沒之態依棲之所語言之詐力可以敵則敵勢利於守則守矧此地林木茂密澗壑幽深四面山河之險萬一寇至亦不足憂也夫公若此視城事真若家事視邑民真若赤子禦寇安民至

是謂無遺策矣厥後春三月三日寇數萬餘騎自東
鼓噪入偃師東南列營策馬鳴戈雖代相攻圍不能近
城下官屬及民咸守公之訓相戒防禦晝夜不敢寧處
人人奮武夫健將之態外攻愈急而內禦愈嚴如是者
三日寇自作疑忌至四日中夜引去城得以不陷民得
以保安非公之力安有今日休也當斯時公尋陞大卿
去河南今者士民獲安思危感沐公德稱幸不已予叨
教是庠亦與是事獲是休因屬予紀事義不可辭謹著
始末之實而鏡之貞珉俾後之慕功德頌賢者必知所
自也正德九年甲戌仲秋吉日立

王鐸夏侯募習壯勇保城禦寇碑記

偃師舊無兵有之自我夏侯始夏侯治偃盟津移劇吾
偃丁流氛煽揚敢迷天紀秦晉蜀楚疆圍弗靖封豕尊
狐引強騎迅散若飛鳥止若長雲暴若豺狼疾若風雨
由河北濟黃流躡陝靈嵩盧諸州縣暨南陽汝歸等處
呼吸僊歛介馬立至險不能守衆不能保老者殺少者
戮擄人婦輦人財無貴無賤同爲枯骨恃幣塗野腥血
流原勢之危窮實足寒心士人弄兵轉相劫略幸災乘
間爭揭杆以應賊致使中原之內狼口炳炫弧矢口威
侯奮然召父老子弟謂曰吾城兵疲不足仗賊又最獷

爾民又素不知兵未投刃而魄先奪使劇賊致死者十
餘人白晝入市有不棄而走者乎况賊以數十萬衆倚
一旦臨城下鞭門一呼勢且氣靡筭窮鼠拱受屠爾等
皆良民將見無噍類矣不早自植立望援客兵遠莫致
也况客兵之擾不下於賊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亂何
有定顧方略謂何耳忠義在人心奚慮不濟城中外健
兒不下數十百曷若募習爲守備計於是下招募之令
應時而得趨勇少年五千人差選而轉相屬領孫升虎
吼躍能貫鵠有張以奉王永禮張汝德鄭以敬其人長
銘勁弩奮擊樂戰有劉應升張鳳麟秦國柱呂和其人
均負善望殿後攻鋒有趙德成閻崇德寇天衢史天壽
郭一文其人俱列籍簿銜以把總於以分隊而紀此五
千人者甚詳也才氣雄武局幹偉壯有千總劉邦輔吳
道昌梁進現秦時登臺允升劉應壯王永仁胡天寵其
對峙而申飭此五千人者又甚當也其教操號頭官有
粟一元者慄鷲輕疾其火器官有吳道直者沈毅剛果
猶慮十羊九牧其意難行雖有韓白孫吳不能振也於
是有口口口者膂力過人膽畧出衆俾踞守備以統之
務相制不相掣工食設處無碍措置既定遂申告曰猛
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孽蟲而不自陷况人乎

一夫不幸閭境罹殃誰無身家肆情奸令其尙激憤用
壯俾聰明盡赴旗鼓之節強毅足犯死傷之地志定金
石信匪盟誓吾且以必賞議勤勞以詳明去聾昧共濟
之誼正在今日病同者胡越相救憂同者不結自親玩
寇不圖至於噬臍衝當決水滔承烈火逆風撲岸摧岸
塞河知其難也桓桓之衆赴赴之羣奮袂而呼昂首而
前盡羅服聽義烈發心親上死長之志慷慨感槩之氣
貯在顏面月定六操經書周密防範嚴整戒令深至紀
律嚴明纔虎爲侶烏蛇爲陣首尾弛伸左右翼張鋒隨
影顧鏘應迴翔謹謀之軍山傾河泄鼓聲之氣霆闢雷
自發精誠而石開甲以截蛟可斷守可固戰可勝一
可當百將鬼神無所逃遁豈蠢寇不足震懾者哉未幾
寇數萬狼奔豕突漫南山睥睨城闕伊洛之南氛
霧蔽天我侯爰執桴鼓入誓於衆指畫盡竒正之機發
號申嚴凝之令沉謀可以掩著蔡變化可以搏陰陽槽
柏鞞鈴芻狗風角智使騁謀勇使騁力奮升城之勇勵
擊賊之氣威浮蕩乎其外情渾合乎其中霜刃交光鼙
鼓騰聲旗幟相望刁斗相聞乃偵乃守謹備無怠長子
帥師大人用律耀武河干揚威四境屹屹緱邠山靈滋

振湯湯伊雒川祇克從風聲氣燄礮懾自遠赤眉偵遁
 綠林調避徹翳屏氛保全一方潛來輒去邀靈三次大
 都侯平昔懸白日於百里推赤心於萬人樹恩結信除
 器戒脩制變有方卜蚤圖豫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
 君子以容民畜衆以言乎水伏於地兵伏於民當養民
 而豫教之也侯真得豫之義也哉恢宏大畧宜勒金石
 衆且徵言於余予不佞遂以侯之置兵肄習勳昭捍衛
 者僉次而付之爲記侯將晉陟大卿文武憲邦九邊
 人悉賴嚴明茲亦微露一斑云其他文章政事修城
 營壘紀鴻者不啻多矣

吉旦

蘇倬按碑在西郭外堤下大道傍風霜剝落字已
 殘缺今移入學宮

國朝呂履恒平治寧嶺口路碑記

聞之善有一蹴而就者有歷久而成者以功有大小事
 有難易維茲寧嶺中有其缺古潁州之關塞實往來之
 通衢山徑崎嶇僅容行人之鱗次石磴峻礪莫濟輿馬
 之馳驅攷王制維月令古平治之文經千百餘年曾無
 入焉起而修理之者天意蓋留以俟段子焉段子名潤

色山西澤州人也賈於汝客歲買遷路經其地輒發善念慨任厥修復有異夢覺今年春謀諸叅駕主人主人糾合衆善率皆歡欣樂從各任一職公同一心並立籌券爲問古蹟大衝父老言其地遠而僻人由其小不由其大亦多歷年所矣遂出囊興工於小嶽嶺口石工雲集力役輻輳効用者口口不下三百餘人因其地勢隨其高下擴狹隘平險阻而坎窞工無停工日無廢日以歷久難成之功甫及五日而一蹶告竣迴思二月動作之吉期無多日也山徑之蹊聞今成履道之坦坦濶則十有餘尺長則五百餘丈外募僅百金有奇餘盡捐之

○至若嶺下店酒之險始與嶽嶺後先落成焉

曰德善如登吾於段子信之諺云修橋補路眼見功德陰陽綿遠奕世其昌歸諸段子段子不有歸諸衆善衆善不居吾將以歸嶽嶺之靈則嶽嶺口稱之謂嶽靈口亦可余於政事暇閱家報中有客請余言句余卽以所請者畧叙其由勒諸貞表非惟不朽亦以勸善是記康熙五十四年歲次乙未春月上浣之吉

毓倬按晉有賈范姓貨段姓金質遷洛汝間初拊閱後利頗贏計息共三千餘金輦以歸段晉富人例逋項至二十餘年後不能償者卽焚其原劑簿內亦削

其名至是段堅辭無此事范以年月子本相伴懇請主人反訝重賂驟投為懷他意怒見辭色范悵惘無措又不肯沒入已嘗在來嶺嶺坂道險峻行旅苦之迺請諸參駕店士民等所還段姓金伐石斃崖開五百餘丈成坦途仍歸美於段不鏘已名聞十數年前其子猶遣人查破處修補士民稱道不衰段姓正直固可嘉尙而范賈之不忘本不掠美尤有古義士風不可令其湮沒弗彰也迺附記之以風世焉

張九鉞重修畢氏先

畢氏自東平遷河岳之偃師世有達人景公之

義公之大節平章公之相業歷歷著於史冊忠義

至在景山之北原圖譜燦然守戶猶數十家其裔孫在

河南者繩繩振振至 國朝簪纓益盛裔孫今河南巡

撫大中丞公秋帆先生前開府西安時駐節瑩下瞻拜

揭碑以表顧其地為史姓雜處不便有所修治乾隆乙

巳移節中州綏輯撫循歲以大稔迺怵然曰某荷

天子恩寵來治於鄉賴先靈庇蔭幸無隕越而邱隴近

在咫尺原田湮佚蒸嘗缺如追甄之典未舉其曷以揚

國恩光泉壤於是出廉俸授邑令南皮湯君毓倬繚以

周塹樹之松栢以四千餘緡易史姓地復祀田之舊建

饗祠三楹俾族姓奉祀事勤灑埽是役也公省衣縮食而爲之纖毫不以擾官民民大悅服丁未仲夏公闔兵東都遂以修謁祀之日積霖暄霽景物熙和籩豆几筵敬恪將事公瞻仰松楸潸然出涕邑民扶老挈幼環而觀者數千人皆感歎泣下尤鉞以是年冬襄脩邑乘得拜堂下周覽形勢枕嵩室拱卽垂伊洛內縈太行長河襟帶於外實具雄深勝槩於時邑士民相率而言曰天佑畢氏使其後賢振起南邦節鉞故土崇封展祀焜燿山川靈最遠公嘉謨嘉猷敷布十州以先人之福福及梓德最厚修墓之舉不震我師而事歲典最肅

文潞公立先廟於洛陽請制度祭器前史稱之其事皆近在數世如公之公忠體國不私其身而水源木本感惕於中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尤前史所罕觀且忠義公効節於唐身食其報數十世後公復出應昌期推誠宣力無忝厥祖茲之修墓教孝教忠知捐軀殉難之臣猶能荷異代光榮世世子孫感激奮勉其義至深且遠故不敢以舛陋辭謹順輿論民情樂觀厥成之意紀其實於石匪獨邑之光亦使後世史官有所考系以銘曰

松高之靈昔生甫申網緼衰延鍾於洛濱土婁之南景
山之北惟唐畢氏營營住宅廣平節烈彪炳日星常山
垂陽平原是衡光遠有耀更昌南裔篤生我

公奎文上第弼亮

皇朝策功懋庸必復其始而亢其宗移節豫州畫錦不
若春秋霜露念先人墟樵採雖禁粉榆未表按厥圖譜
兆域可考九九嘉樹峩峩羨門有墻持持為屏為藩饗
堂有規豐碑有制秩以置田祿以備器其祠維何松楸
栢版不丹不堊儉以垂遠其田維何守冢是耕黍稷

維德之馨規旌龍節旆旛翩翩自東都來以至于野

公製祝辭其文赫奕曰揚

恩曰紀祖烈公仰靈邱悽愴報酬清醑在樽豚肩在
豆河嶽高深載錫之光公福鄉人永承其慶世篤忠貞
代生長弼勒諸貞珉其言維實

